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肖邦

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

[英] 埃蒂斯·奥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 埃蒂斯·奥加 著

肖邦

Chopin

江静玲 译 萧韶 审订

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Chopin

©Ates Org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6 by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sublicensing from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with approval of the original licensor: Omnibus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肖邦
著 者	[英]埃蒂斯·奥加
译 者	江静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29—6/G·712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肖 邦

导 读

浪漫派钢琴诗人

在西方历史上，19 世纪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与贵族体制之间，经过数百年斗争后的决战期。前者因 12 世纪以来行业公会以及自由城市而兴起，后者则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隆隆炮火的伴随下，成为昨日黄花。19 世纪浪漫派的艺术家的艺术家，犹如革命血海中绽放的一朵红玫瑰，一方面和数百年来形同生命共同体的贵族社会做最后一刻的依偎；一方面又嘶喊着个人主义的曲调，在舞台上凝聚了前所未有的热力，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

1791 年古典乐派灵魂人物莫扎特归天，次年，朝气蓬勃的贝多芬赴维也纳求发展，成为当时乐坛新一代的代表。而法国大革命也在此际爆发，引燃了浪漫时代的星火。1809 年至 1811 年乃“革命之子”拿破仑除旧立新的关键时期。而此刻欧洲乐坛亦物换星移，除了古典之父海顿的去世（1809）以及门德尔松（1809）、肖邦、舒曼

(1810)与李斯特(1811)等浪漫大师的相继诞生,普罗米修斯般的贝多芬也即将投入他的晚期风格,为浪漫乐派带来火种。

肖邦生于波兰,祖籍是法国,又曾游学德奥,对巴赫以及莫扎特的音乐推崇备至。这三个不同的民族对肖邦产生了极微妙的影响,而他也擅于撷取各民族的精华。有人说波兰赋予肖邦骑士的精神与历史的创痛,法国带给他优雅的气质,而德国则增添了他浪漫的情怀。诗人海涅用更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肖邦,“他既非波兰人,又非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属于莫扎特、拉斐尔与歌德所代表的更高的境界,诗里的梦境才是他真正的故乡。”

不同于绝大多数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肖邦并未写作大型的纯管弦乐曲或歌剧,而仅以钢琴一种乐器取胜。肖邦的精神实际上极为古典,除了上述的巴赫、莫扎特之外,他也很欣赏洛可可时期意大利键盘音乐作曲家斯卡拉第。肖邦近两百首的各式钢琴音乐,尽管诗意盎然,引人遐想,却多藉古典曲式为题,例如前奏曲、奏鸣曲、变奏曲;或以特定样式的性格小曲(character pieces)为本,例如玛祖卡舞曲、夜曲、叙事曲等,将乐曲所能引发的任何想像空间完全留给演奏者与听众,而不同于门德尔松、李斯特、舒曼等擅用多彩多姿的标题音乐手法创作的浪漫派作曲家。

虽然肖邦一生中并不常在正式的音乐会上公开演奏,却受到舒曼、李斯特等同辈极高的推崇,属19世纪出类拔萃的钢琴大师。德国作曲家兼指挥家希勒(Ferdinand

Hiller)曾妙笔生花地形容道：“别人弹来优美的装饰音，到了肖邦手上便化为多彩的花环；别人弹来灵敏的技巧，肖邦的演奏则如飞燕翱翔，……即使你对肖邦的作品有最深刻的了解与发自内心的熟稔，也无法掌握他在演奏中传达诗意的独门绝活。”

像肖邦这样集作曲家和演奏家于一身的情形，在20世纪之前乃属常态，演奏家不演奏过时的古典音乐，而以演奏当代的，尤其是自己创作的乐曲为时尚。18世纪的观众前往欣赏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是希望看莫扎特演奏自己的新作。同样，19世纪30年代巴黎观众在听肖邦演奏时，他所弹的也多半是自己的曲子。现在所谓的古典乐坛，作曲与演奏是完全分工的，要先有曲子、乐谱，才有演奏。但巴赫、莫扎特、肖邦的情形有时正好相反，是先有演奏，边弹边创作，经过几次演奏之后，曲子才开花结果。

生活在欧洲动荡的局势中，历经了多次凄美的恋情，忧郁的肖邦，即使在微笑的音符中也能找到。在他的《葬礼进行曲》声中，一抔波兰尘土伴着他长眠。

音乐副教授 樊慰慈

目 录

导读	浪漫派钢琴诗人	1
1	童年	1
2	华沙音乐学院	19
3	告别波兰,展开旅程	33
4	新视界	53
5	巴黎(I)	73
6	巴黎(II)	88
7	间奏曲	103
8	乔治·桑	122
9	天鹅之歌	146
10	英伦之旅	173
11	葬礼进行曲	198
附录	肖邦的音乐精神	210

童 年

一丝多愁善感胜于音乐表现的灵魂。

——巴尔扎克

一则则传奇发生，一个个英雄出现，在历史上，传奇与英雄鲜少死亡。传奇和英雄是历史与想像的本质，是人类的遗产，鼓舞并启示着未来。音乐家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Frédéric Francois Chopin)便是这样的一则传奇，一个英雄。波兰之子肖邦和波兰几乎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同义词，他的玛祖卡舞曲(Mazurkas)和波兰舞曲(Polonaises)具体呈现了波兰人民和波兰平原的灵魂。在肖邦死后多年，他的音乐仍充满点石成金、魔幻般的影响。对无以数计的人而言，肖邦的音乐更是自由解放的象征，其中尤以那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兰人更是如此。他们都记得肖邦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的祖国遭俄国占据，肖邦流亡巴黎时所作。西马诺夫斯基

(Szymanowski)的内弟杰拉斯劳·伊瓦斯科维奇(Jaroslav Iwaszkiewicz) 1956 年在华沙出版了肖邦的传记,它或许为肖邦在今天的意义下了最好的注解:

他的作品依然紧密地与人们的生活契合,且随着时间持续增加着它的范围和影响力,每天透露着新的宝藏,渐渐成为愈来愈不可或缺的东西。肖邦的作品表达了你我内在的挣扎与困苦,同时也建筑了一道介于波兰和世界其他国度间的彩虹桥。他的作品代表了波兰艺术的精品。

肖邦于 1810 年 3 月 1 日出生在华沙西边的村庄——兹拉佐瓦·乌拉(Zelazowa Wola)。肖邦的出生地至今依然完好,如今设置了一所博物馆以缅怀这位音乐家。花园中坐落着一排低矮的房舍,房舍的窗台和大门布满了繁花与爬藤。一排高树,除了提供树荫外,同时纾解了平原一望无际的单调景观。附近的一条溪流,在盛夏时呢喃地流着,如同避暑天堂;冬天,则在严寒中透着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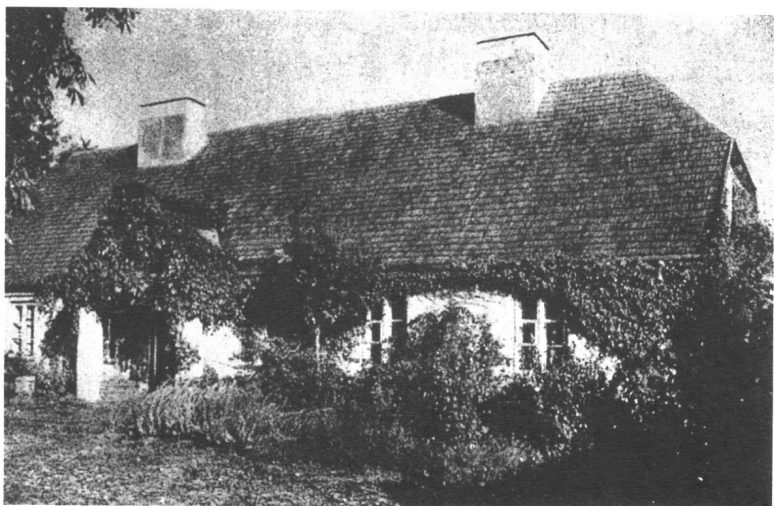
在肖邦的时代,这座房子属于斯卡伯克(Skarbek)家族所有,也正是斯卡伯克聘请肖邦的父亲尼古拉斯(Nicholas)为他们的家庭教师。

尼古拉斯于 1771 年出生在法国东部一个阳光普照的村庄马罕维勒(Marainville),马罕维勒位于以种植葡萄著名的洛林(Lorraine)省内。尼古拉斯为农夫之子,父亲

和祖父均拥有广大的葡萄园，其家族在该区域也有久远的历史。当尼古拉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村庄属于一位波兰贵族米契尔·帕克(Michel Pac)。帕克或许是在1735年被波兰国王史坦尼斯拉斯一世(Stanislaus I)封为洛林省公爵而来到这个区域。因此，尼古拉斯自幼便对波兰不陌生，同时与帕克公爵的几个员工也十分熟悉，包括负责公爵的资产规划与管理的亚当·维德利奇(Adam Weydlicj)。

尼古拉斯在知识贫乏的族人中(女性均是不能读写文盲)称得上格外聪明，因此他对生命的满腔热爱，以及拓展经验领域的欲望势必受到压抑，只能做个平凡的人。尼古拉斯16岁那年终于抓住了机会，因协助维德利奇处理庶务的关系，和他一道前往波兰。年轻的尼古拉斯深获长官的喜爱、重视和信赖，他不但擅长处理财政方面的问题，同时精通波兰语、法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对他的职务多有助益。就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人而言，尼古拉斯的成就，足以傲立人前。

尼古拉斯极喜欢华沙的气氛，并利用自己在数字方面的才能觅得一份烟草工厂初级会计的差事。就在尼古拉斯滞留华沙期间，法国正逢现代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在国家动乱之际，尼古拉斯因留在华沙而免于被征召入伍加入法国军队。在他唯一留存的书信中，尼古拉斯在1790年9月15日写道：“即使是为我的国家效忠，我仍会因离开华沙成为一名士兵而感到遗憾；更何况，在国外我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小事业。”然而，尼古拉斯终究还



肖邦的出生地

是无法避开法国大革命的压力与痛苦,因为,法国大革命所象征的民主与自由,已成为全欧洲的范例。

对于波兰这个从 1772 年起即遭俄国和普鲁士分割,后又有奥地利加入占据的国家而言,革命是需要一点鼓动的。总之,在 1794 年春天的某日,因为波兰军队起义反抗占领军俄罗斯凯瑟琳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的军队,尼古拉斯发现自己规律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此,尼古拉斯愈来愈倾向波兰,逐渐失去对法国的兴趣。他加入了波兰国家军队,成为克斯秋斯科 (Kosciuszko) 手下的一名上尉军官。不幸的是,革命还是失败了,华沙再度被普鲁士占领。意志消沉的尼古拉斯,身无分文,原先工作的烟草工厂也关闭了,他想返回法



肖邦的双亲——贾斯蒂娜(1782—1861),尼古拉斯(1771—1844)

国,却因疾病缠身,未能成行。贫病交迫之际,尼古拉斯写道:“有两次我试着离开波兰,有两次我几乎死亡,最后,我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并且留了下来。”尼古拉斯坚定地断绝了和故乡原本已十分淡薄的关系,在往后的岁月中,尼古拉斯也不告诉子女任何有关自己的法国出身和平民背景,甚至将法国视为“外国”。

最初几年,尼古拉斯借着流利的法语和波兰语成为许多波兰贵族子女的家庭教师。1802年,他终于接受斯卡伯克家的聘请,成为斯卡伯克家的家庭教师。也就是在这儿,尼古拉斯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贾斯蒂娜

(Justyna)。20岁出头的贾斯蒂娜是一名农夫的女儿，与富裕的斯卡伯克家有远房亲戚关系。沉静、受过良好教育的贾斯蒂娜，当时是伯爵夫人的侍女，据说还弹得一手好琴。对于喜欢聆听优美音乐，且能吹奏笛子、会拉小提琴的尼古拉斯而言，贾斯蒂娜显然是个令他心仪的对象。1806年6月，尼古拉斯和贾斯蒂娜终于结为连理，并生了四个子女：露易丝(Louise)、弗里德里克、伊莎贝拉(Isabella)和艾米丽亚(Emilia)。其中伊莎贝拉活得最久，到1881年才过世，终其一生，始终以哥哥肖邦的天分为傲；艾米丽亚在14岁那年因肺病去世；至于脾气、性情和肖邦均十分接近的露易丝，则在肖邦死后六年也跟着过世。

幼年时的肖邦是个敏感、极富想像力的孩子，继承了母亲的特质。肖邦的父母在他出生不久后迁移到当时比省城稍大些的华沙，年轻的肖邦在华沙长大。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在高中教法文，后来，他们住到城中最时髦的地区，为了支付舒适而富裕的生活开销，尼古拉斯还兼任了其他地方法文课程的教职。当时，华沙属于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的一部分，这个大公国是拿破仑在1807年组成的，不过，对于年幼的肖邦而言，辉煌的拿破仑王国代表的意义十分有限。

当拿破仑的军队勇敢地迈向毁灭之役，恐惧和悲情充斥各地时，华沙仍处于孤立、偏远的和平中心，俨然为欧洲的分水岭。直到1814年至1815年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重组分裂的欧洲，波兰再次遭受被

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瓜分的命运，华沙成为 1813 年俄国占领后的首都。

在良好高尚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并受到父亲敏锐的判断力和逻辑观念的影响，肖邦不但举止高尚，且具社交魅力，他是个天生的贵族。往后，肖邦的这种特质一直令当时大部分的人感到惊讶，因为在那个时候，音乐家不过仅比仆人高尚一点而已。肖邦之前的著名作曲家，如巴赫(J. S. Bach)、多明尼哥·斯卡拉第(Domenico Scarlatti)或海顿(Haydn)，均受雇于有钱的赞助者或教会，为特别的场合或娱乐众人作曲，提供音乐。自贝多芬(Beethoven)之后，19 世纪的音乐家开始从前述的束缚中解放，感受到自我。但是，除皇家贵族外，一般观众仍以



伊莎贝拉·肖邦 (1811—1881)

轻蔑的眼光看待音乐家，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钢琴师”如同马戏团表演一样展现自己的艺术，不过是个耍把戏的艺人而已。这种职业，可不是像肖邦这么个高贵有礼的“绅士”所应考虑从事的。

不过，肖邦很小的时候便已显露对音乐的热爱。有些故事流传说，当肖邦的母亲和姐姐露易丝在平台钢琴前演奏舞曲时（当时大多数



华 沙

的家庭只有小型或直立式钢琴，大钢琴是奢侈品)，肖邦会因听到乐声中的纯静、美丽和精致而潸然泪下。不久之后，肖邦开始探索琴键，并十分乐于尝试。到了7岁，肖邦优异的钢琴表现令他的父母急着为他找名师。当时61岁的奥德伯特·芮尼（Adalbert Zywny）于是成为肖邦的第一位钢琴教师。如今人们对于芮尼的了解不多，只知道这名波希米亚籍（Bohemian）的作曲家是肖邦的第一位老师而已。

芮尼是位称职的老师，他在五年当中循序渐进地向肖邦灌输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并鼓励他尝试一些维也纳著名作曲家的音乐，同时也接触一些作曲者或许不是那么有名，但较为新潮的作品，为肖邦奠定了扎实的音乐



奥德伯特·芮尼(1756—1842)

基础。一般印象中,芮尼给予肖邦的是爱和理解。

除了芮尼的教导外,肖邦也有自己的意愿:在练习钢琴的过程中,即兴演奏或创作乐曲远较弹奏音阶或指法练习更令他愉快(虽然后来他自己成为教师后,也坚持这种有系统的练习法)。他的父亲曾经这么写着:“技巧和指法练习只花费你一丁点的时间,你的心思远较手指忙碌,如果别人花费整天的时间在琴键上面,你大概

只有一个小时……”

随芮尼学琴不到几个月,肖邦便开始公开演奏,到1817年底,他已被亚历山大·坦斯卡(Alexandra Tanska)形容为“莫扎特的继承者”。对于一个只有7岁的小天才而言,肖邦喜欢那种广受欢迎的感觉,但也因为年纪实在太小,所以也不懂得因此自大、自夸。1818年2月24日,继首次主要演奏会后,他参加了另一项慈善募捐演出,据说当他演奏基洛韦茨(Gyrowetz)的协奏曲时,心里想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观众喜不喜欢他当天穿的那套天鹅绒夹克和衣领。